

烏克蘭民間故事

周啓明 譯



9.8

研究所

烏毛蘭氏廟故事

——



烏克蘭民間故事

周 啓 明 譯

• 天津人民出版社

烏克蘭民間故事

周啓明 譯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錦州道六號)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*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3 1/4 字數 74,000

【香港大公書局1953年1月曾印行一版】

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4,780

統一書號 10072·199

定價(5)0.28元

序 言

我們談烏克蘭民間故事，不能不从果戈理 (N. V. Gogol) 說起，因为烏克蘭是他的故乡，他自己是一个哥薩克人，他最能理解并尊重烏克蘭的歌謠与故事的价值。他的大著“死魂灵”是成于晚年，但是他的早年著作也并不是不重要，他在那里便給他故乡的历史与人与地做了很大的紀念。

烏克蘭亦称小俄罗斯，或南俄罗斯，是一个大草原，大家知道它是苏联的谷倉，但是这也就規定了它的历史和人民的性格。这是一个平原，所以是四通八达的，北边是大俄罗斯，西边是波蘭，南边是克里米亞，东边是北高加索，这两面都是韃靼族，波蘭是天主教国民，在希臘正教的信徒看来也是外道。在十三世紀上半，成吉思汗的兒子拔都侵入俄国，夺取了烏克蘭首府基輔，后来在伏尔加河畔建設了欽察汗国起来。十四世紀中，白俄罗斯的該地明王解放了南俄一帶，烏克蘭遂漸統一，哥薩克人也从此出現了。据說这里民族成分很是复杂，有的是波蘭的亡命，有的是从韃靼和土耳其来的，逃亡出来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怕，能够吃苦冒險，这边也讓自由加入，就只有一个条件，必須信仰希臘正教。这些人便叫作哥薩克，有人說这字源出于土耳其語，但未知其詳。果戈理曾經想写过一部六册的烏克蘭史，沒有写成，但在引論上有云：

“在三个敌对的民族遇着的地方是以人骨作肥料，人血来澆灌的。一次韃靼族的侵入就毀坏了种地人的整个工作，草地与稻田被馬蹄踏坏，或被火燒掉了，房屋拆成白地，住民逃散，或是和牛羊一起被赶去当俘虏。这是一个恐怖的地方，因此那里只能造成一种能战

11018/01

的人民，結合堅固，強悍凶猛，他們的整個生存就是專為戰爭，訓練了去作戰的。”他們的目标当然是保护乡土，但又一目的乃是抵抗外道，因此他們的時代與情形仿佛與西歐的十字軍武士有點相像。但是如果戈理所說，這却是并不相同的：

“他們並沒有羅馬公教（即天主教）騎士的那種嚴峻，他們并不立什麼誓願，或是齋戒，他們對於自己不加什麼限制，或克制情欲，却只是像他們所住地方特聶伯耳河中的岩石似的屹立不屈，在他們狂暴的酒宴快樂的中間把全世界都忘記了。有些親密的結社，像在強盜集團所有的一樣的东西，聯結他們在一起。他們一切都是共有，酒，食，住所。一個永久的恐懼，永久的危險，引起他們對於生的輕視。哥薩克對於一斗的好酒比他自己的死生更是關心。這個邊界上的公民，只看他着了半韃靼半波蘭的服裝，這多么顯明地標示出邊區的精神，——亞洲式的騎在馬上跑着，一會兒沒在深草里了，一會兒像老虎從埋伏地出來似的那么快地跳了起來，或者忽然從河和池塘里鑽出來，都帶着污泥，對於韃靼人是一個恐怖的形象。”

這些武士守護着那草原，阻住亞洲的外道民族，不讓侵入歐洲，一面也把社會建設起來，據說在十六世紀初頭村鎮生活已經很整齊了。因為是邊界地區的關係，男子都有從軍的義務，哥薩克的風氣普遍各地，犁與劍二者差不多是各家必備的东西。又據果戈理所說，就在平常時候，年青的單身漢子已常潛過邊境，去掠奪韃靼族的妻女來，同他們結婚。他說道：

“因為這混和的結果，他們的臉相當初各不相同的，有了一個共同的模型，大抵近于亞洲式的。於是出現了這麼一個民族，信仰和地域是屬於歐洲的，可是在別一方面，關於生活，習慣和服裝，却全是亞洲的了。這是這麼的一個民族，在那里世界的兩極端接觸着：歐洲的謹慎與亞洲的不關心，素朴與狡獪，緊張的努力與最大的懶惰和隨

便，希望發展完全与对于完全显得冷淡的态度。”

这样一个民族的生活是够紧张也够偉大的了。果戈理自己是烏克蘭地方的人，他的祖父是札波罗什的哥薩克部队的書記官，不但本身是其中的一人，而且長于講他們的故事給他的孙子听。果戈理要給自己的故乡写一部历史，紀念那永久在活动的民族，因了他們的鄰人，地理的位置和生活的危險的緣故，即使天性本来懶散，也被逼迫不得不前去干那大的事業。他查看古史，搜集歌謠故事，結果那六大本并不下笔，却写了一篇故事，乃是講十六世紀哥薩克头領搭拉斯布耳巴（Taras Bulba）的。这故事在第二次增訂出版的时候也只是十二节，不过一百多叶，批評家却說它是哥薩克的史詩，虽然長短相去很远，有人把它与荷馬相比，实际上也并不是沒有关系的。它的原本还要短，本来收在果戈理的“庄园的晚上”的第二集中，那兩集里共有小說十二篇，这一篇差不多是历史小说，写烏克蘭近古的时代与人，其他都是写烏克蘭近代的地与人，但是一样地富有民間故事的色彩。果戈理很爱他本乡的民歌，在給友人的書信里說道：

“民歌呵，你是我的快乐和我的生命！我怎么地爱你呀。我所翻讀的史書，放在这些清晰的活史書旁边，显得多么沒有血色呀！我沒有民歌不能生活，这把一切事情表示得更为清晰，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人。小俄罗斯的歌謠是它的一切，它的詩，它的历史，和它的祖墳。不曾深入它里边去的人，不会懂得俄国的这一部分殊胜地方的过去的。”关于傳說故事，他也在小說中常常說及，这大都是他的祖父講給他听的：

“我的祖父（願他在天上安乐，在別个世界上吃有罌粟子和蜜的白面蒸餅！）会講故事，講得非常好。在他講故事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我的座位上一动都不动，直听着他講。那些古代的奇事，关于札波罗什（即哥薩克）人和波蘭人的侵略战，古代英雄波尔科瓦等人的勇

故事迹，也还不及講古时事迹的那些傳說更有意思，这常使得我沿着脊梁發出寒战，我的头髮都直豎起来。有时候我的恐慌那么的大，一切东西在我望去都像是莫名其妙的什么怪物。”

“庄园的晚上”兩集中便显现出这些傳說故事的影响，乡土气息与神异分子混在一起，他描写烏克蘭夜間的美，草原与村落的美，在这背景里复述一节民間的傳說，我們可以推想有的或者是他祖父所講的吧。最好的倒是那篇“五月夜”，列夫科和他的爱人汉娜講哥薩克伯長的女兒投水的故事，她的后母是个妖婆，化了黑猫想去害她，后来父亲又把她赶了出来，她遂投池中溺死，成为水妖，找列夫科帮她找后母报仇，就是一篇好的民間故事。此外还有三四篇，也以妖婆为材料，这些都是基督教色彩很濃厚，据我們看来，不及沒有撒但以前的古时的故事好了。（許多民間故事基本上就都是那么地古老。）但是他在別的兩篇，如“旧式的財主”和“兩個伊凡打架的故事”里，他同时描写了人們日常的愚蠢与無聊，这差不多已是“死魂灵”一路的著作了。

我們在这里选譯了几篇烏克蘭民間故事，聊作果戈理去世百年的紀念，也就請他說明烏克蘭与故事的特色和价值。省得我們瞎子摸象似地来任意地說了。

啓 明 1952.5.10

凡 例

一 这里所根据的是英国培因(R.N.Bain)所編譯的“哥薩克童話与民話”(Cossack Fairy Tales and Folk-Tales)一九〇二年新版。培因只知道他是大英博物院員，懂得外国語很多，从他所譯的書看来，所懂的有匈牙利、芬蘭、羅馬尼亞、俄国、烏克蘭、丹麥等各国語。他譯自烏克蘭文的書似只此一种，或者英文的哥薩克童話也只有他这一册，亦未可知。

二 据原序說明，他根据庫利式的“南俄罗斯志”(彼得堡出版)，路特千科的“南俄罗斯民間故事”(基輔出版)和特拉果瑪諾夫的“小俄罗斯民間傳說与故事”(同前)三書选譯了二十七篇，長短不一，有普通的故事(Kazka)有小故事(Kazochika)，只有兩頁長。現在又从这里挑取了十二篇，有些加上了基督教分子太多的，都未选入。有一篇講僵尸的很是特別(虽然在中国志异書中多有)，可惜拉扯着聖密哈耳，也只好割爱了。又“金拖鞋”一篇，系“灰娘”(Cinderella)故事的轉變，但显系从西欧傳入，很有宮廷文学的气味，与別篇的素樸不同，很可以資比較，今亦暫从略。小故事选了兩篇，以見一斑。

三 童話这名称容易誤解，今不用，只称故事或民間故事。民俗学中分所有故事为三类，一神話(Mythos)，关于天地开辟，神人行事，文化和物类起源等事，二傳說(Saga)，关于地方人物的事迹，三童話(Märchen)，内容与一二相似，但無一定的时地与人名，也不信为史实，只是講了听得好玩的。这第三种現在用了日本輸入的新名詞称之曰童話，其实这并不是只有兒童要听的故事，尤其不是兒童讀物，它的原意是“希奇事兒”，所以上边可以加上民間二字，若是如文去硬解釋“民間童話”的意义，就很有点講不通了。为得免除誤解起見，这里一律不用，改称为民間故事，附帶說明于此。

目 录

啊.....	1
風的故事.....	11
窗下的声音.....	25
地老鼠的起源.....	29
小沙皇諾微式尼、坏姊妹和忠誠的兽的故事.....	30
伊凡果利克和蛇族的奇异的故事.....	50
鉄狼.....	66
狐狸和猫.....	70
稻草牛.....	72
伊凡和太陽的女兒的故事.....	76
法宝蛋.....	80
第四十一个兄弟的故事.....	91

啊

古时候和我们现在的这时候不一样。在古时候，各式样的妖魔鬼怪都到处行走。那时这世界本身就不像现在这样，现在我们中间是没有这些妖魔鬼怪了。我讲给你听一个故事，是关于树林的沙皇啊的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怎么的一个东西了。

从前有一回，很远很远以前，在我们能够回忆的时代以外，还有我们的曾祖父或是他们的祖父曾经生到这世间之前，那里住着一个穷人和他的妻子，他们只有一个独养子，可是他不像是正当的独养子，对于他老年的父母有什么帮助。这独养子是那么地游手好闲，简直没有办法。他不肯做什么事，连从井里去汲水也不做，只是整天躺在炕上。在热灰里打滚。虽然他现已二十岁年纪了，他只坐在炕上头，什么裤子也不穿，怎么也不能叫他下来。若是他们给他什么东西吃，他就吃，若是他们不给他什么东西，他也就不吃。他的父母很为了他着急，说道：“儿子呀，我们把你怎么办好呢？因为你是一个不成材的东西。别人家的孩子是他们父母的倚靠，但你只是一个傻子，徒然耗费我们的食粮罢了。”可是这全然没有用处。他不肯做什么事，只是坐在炕上头，玩弄那些灰火。这样，他的父母为了他烦恼了许多时光，末了他的母亲对父亲说道：“我们的儿子怎么办好呢？你看他长成了，却还是对于我们全无用处，他是那么地傻，我们简直没有办法。现在想想看，若是我们能够打发他走，就让我们打发他走吧！若是能够雇出去，就让我们把他雇出去吧！或者别人比我们还会得知道怎样去对付他。”于是他的父母商量，~~送他到裁缝那里去学裁缝~~，送他到裁缝那里去学裁缝，他在那里留了三天，随后他~~爬~~爬到炕上，又在玩弄那灰火了。

• 1 •

他的父亲于是好好地打了他一頓，送他到皮匠那里去学做皮匠，但是他又逃回家来了。他的父亲再打了他一頓，送他到鉄匠那里去学鉄匠的手艺。可是在那里他也停留得不久，又跑回家去了，那么那可憐的父亲怎么办好呢？他說道：“我告訴你，我对你怎么办吧，你这狗的兒子！我將把你这懶汉帶到別国里去。或者在那里他們会得教导你，比在这里的人要好得多，而且这路也太远，你就不好逃走了。”他于是帶了他的兒子出發上路去了。

他們走了又走，走了一段短路，又走了一段長路，末了他們走到一个树林子里，这有那么地黑暗，他們看不見天，也看不見地，他們走过树林去，但是不一會兒他們很是疲倦了，到得来到一条小路，通往滿是大树根株的一片开拓地的时候，那父亲說道：“我疲倦極了，要在这里休息一會兒才好。”他說了便坐下在一棵树根上，大声叫道：“啊，我是多么疲倦呀！”

他剛說了這句話，立即从树根下，沒有人能够知道这是怎么来的，跳出那么一个小老头兒，臉上全是折皺，他的鬚鬚是碧綠的，一直長到膝下，問道：“喂！汉子，你找我什么事？”

那人看他出現得奇怪，大为惊駭，对他說道：“我沒有叫你，去你的吧！”

那小老头兒問道：“你怎么能說你不曾叫我呢？”

父亲回問道：“那么你是誰呀？”

那老人答道：“我是‘啊’，树林的沙皇。我問你，你为什么叫我的呢？”

那人道：“你去吧，我並沒有叫你。”

“怎么，那么你說‘啊’，你不是在叫我么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我是疲倦了，所以我說啊。”

啊問道：“你往哪里去呢？”

那人嘆口氣道：“往在我面前的大世界去。我是帶了這我的大木头去雇給什么人。或者別人能够比我們在家的更會得給他敲點思想進頭里去。但是我們不管把他送往哪里，他总是又跑回家里來。”

啊說道：“把他雇給我吧。我保證可以教好他。可是我只有這一個條件才要他。你一年之後回來找他，若是你認得他，你就可以帶他回去，但假如你認他不得了，那麼他該再給我服役一年。”

那人叫道：“好吧！”於是他們互相拉手，又喝了一回酒決定契約，那人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啊也帶了那兒子走了。

啊帶了那兒子走去，他們走到別一個世界里，即是地底下的世界，來到一所用灯心草編成的綠的草舍里，在這草舍里边什麼都是綠的。牆壁是綠的，板凳是綠的，啊的妻子是綠的，他的孩子們是綠的，的確在那里什麼東西全是綠的。啊有好些小水妖當使女用，她們也都是綠得同芸草一樣。啊對他的新的工人說道：

“現在坐下吧，且拿點東西來吃。”水妖們於是給他拿了點食物來，那也是綠的，他把這吃了。啊說道：“現在，你們帶這工人到院子里去，讓他可以劈柴汲水去。”她們便把他帶到院子里，可是他並不劈什麼柴，却是躺倒睡着了。啊走出來，看他的工作做得怎樣了，他正睡在那里打呼嚕。啊抓住了他，叫人去拿木材來，把這工人緊縛在上面，點起火來，直到那工人燒成了灰燼，啊隨即拿了這灰，散布在四方的風里，可是有一片燒着的炭從灰里落了下來，他用活命水洒在這炭上面，於是那工人立刻站在那里，復活過來了，而且還比以前好看點也強壯了。啊又吩咐他劈柴，但是他又去睡覺了。那時啊又把他捆在木材上邊，燒了他，散布那灰在四方的風里，用活命水洒剩余的炭，站在那里的不是那個粗笨的鄉下老了，却是那麼好看強壯的一個哥薩克，像他那模樣的人再也想像不出，描寫不來，只有在故事里講着罷了。

那少年人在那里停留了有一年，到了一年的末了，那父亲来找他的兒子了。他来到前回的树林子里，坐在前回的焦黑的树根上，說道：“啊！”

啊立即从焦黑的树根里出来，說道：“汉子，你好！”

“啊，你好！”

啊問道：“汉子，你来干什么的呢？”

那人說道：“我来找我的兒子的。”

“好，那么来吧！假如你还認得他，你可以帶他走，但若是你認不出他来，那么他应当再給我服役一年。”那人同了啊走去。他們来到啊的草舍里，啊拿起一大把的小米来撒在地上，有千百只公鷄跑来啄米吃。

啊問道：“現在你認得出你的兒子么？”那人瞪着眼睛看了又看，那里只是些公鷄，每只公鷄正与別只相像。他不能够在这中間挑选出他的兒子来。

啊說道：“好，你既然認不得他，那么回家去吧。这一年你的兒子是必須留下給我服役了。”于是那人就走回家去了。

第二年过去了，那人再走到啊那里去。他来到焦黑的树根旁边，說道：“啊！”

啊仍从树根鑽了出来，說道：“来吧，且看你能不能够認識他。”啊于是帶他到一所羊圈里去，那里是一排一排的公羊，每只公羊都与別只相像。那人瞪着眼睛看了又看，可是他不能够挑选出他的兒子来。

啊对他說道：“你可以仍旧回家去吧，但是你的兒子应当在我这里再住一年。”于是那人只得走回来，心里很不高兴。

第三年也过去了，那人又去找啊去。他走了好些路，直到一处地方遇着一个老人，鬚髮全是牛奶一般的白，这老人的衣服也是白的，

白得發亮。他說道：

“汉子你好！”

“老爹，你也好！”

“你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我是去到啊那里救我的兒子出来。”

“这是怎么的呢？”那人便告訴白老爹說，他怎样地把他的兒子雇給了啊，是什么条件。

那白老爹說道：“是了是了，你同他在交涉的那是一个坏的妖道，他將要这样地拉着你的鼻子走，搞上一个很長時間哩。”

那人道：“是呀，我看出他来是一个坏的妖道；只是我全不知，要怎样对付他才好。好老爹，你能告訴我，怎么地去找回我的兒子么？”

老人道：“是的，我能。”

那人說道：“那么請你告訴我吧，好老爹，我將終生給你求福。因为他虽然在我没有什么兒子的用处，但也还是我自己的血肉呀。”

“那么听着吧！你走到啊那里去的时候，他將放出一群鸽子来在你前面，但是你不要挑选那些鸽子。你应当挑选的鸽子必須是那不會出来的，却仍是留在梨树下埋它的羽毛的那一只，那是你的兒子。”于是那人謝了那白老爹，向前走去。

他来到焦黑的树根那里。

他叫道：“啊！”啊出来了，引他到树林子里去。阿在那里撒了一把麦子，招集他的鸽子，一大群飞了下来，数也数不清，每只鸽子都同別只相像。

啊問道：“你認識你的兒子么？你若是認得他时，他是你的，若是不認得，他就是我的了。”現在所有的鸽子都在那里啄食麦子，只有一只却独自坐在梨树底下，鼓起它的胸脯，在整理它的羽毛。

那人說道：“那是我的兒子。”

啊回答道：“既然你猜着了，帶他去吧。”父亲拿住那鸽子，它立即变成一个端正好看的少年人，比他更好看的在这大世界里再也找不出了。父亲非常喜欢，拥抱着他，亲他的脸。

他說道：“兒子，我們回家去吧！”于是他們走了。

他們在路上一同走着的时候，他們开始談話，父亲便問他在啊那里是什么情形。兒子告訴了他。随后父亲告訴兒子，他所受的那些辛苦，这回是輪到兒子来听了。

父亲又說道：“兒子，現在我們怎么办才好呢？我是穷，你也是穷。你服了这三年役，沒有掙到什么嗎？”

“阿爹，你不要憂愁，一切到末了都会好的。你看那里有几个青年貴人在獵取一只狐狸。我將变成一头獵狗，捉住那狐狸，那些青年貴人想要問你把我买去，你必須要三百盧布才把我卖給他們——只是有一件，你要注意，把我卖去不帶鎖煉。那时我們在家里有好些錢，可以一起幸福地过日子了。”

他們向前走去，在一个树林子的边上，有些狗在追赶一只狐狸，它們追了又追，可是狐狸总能够逃脫，那狗追不上它。于是那兒子把自己变成了一头獵狗，追上那狐狸，把它杀死了。貴人們从树林里跑了出来，問道：

“那是你的獵狗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是一条好狗。你肯卖給我么？”

“你出价吧！”

“你要多少呢？”

“三百盧布不帶鎖煉。”

“我們要你的鎖煉干什么，我們要給它一条金的索子哩。算一百盧布吧！”

“不成！”

“那么拿錢去，把狗給我們吧。”他們數了錢交出来，便帶了那狗，出發打獵去了。他們打發那狗去追別一只狐狸。它直追赶过去，把狐狸追到树林子里，那时他又变过来，成为少年人，找他的父亲一同去了。

他們向前走着，他的父亲对他說道：

“这錢到底对于我們有什么用呢？这还不大够拿去整理家務和修补我們的草舍用哩。”

兒子道：“阿爹，你不要憂愁，我們會得再多弄些的。在那边有些青年貴人們用鷹捕捉鵪鶉。我將把自己变成一头鷹，你可以將我卖給他們，只是把我卖三百盧布，沒有那眼睛套。”

他們走到平原上，那里有些青年人們放他們的鷹出去捉一只鵪鶉。那鷹去追鵪鶉，可是总追不上，鵪鶉总躲过了它。那兒子于是变成了一只鷹，立即把鵪鶉捉到了。那青年貴人們看了这鷹，都出惊了。他們問道：

“那是你的鷹么？”

“那是我的。”

“那么卖給我們吧。”

“你出价吧！”

“你这要多少錢呢？”

“假如你給三百盧布，你可以把它拿去，就只是沒有那眼睛套。”

“难道我們要你的眼睛套么！我們要給它做一个眼睛套，配得上沙皇去戴哩。”他們翻来复去地还价，可是末了仍給了他三百盧布。于是那青年貴人們打發这鷹去捉别的鵪鶉，它飞来飞去，直到它把鵪鶉捉着了。但这时又变成一个少年人，同了他的父亲一起走了。

父亲說道：“这一点子錢，我們怎样設法过日子呢？”